

命名的徒勞：許哲瑜的「無姓之人」個展

文/王冠婷

「無姓之人」以許哲瑜上一檔展覽「無姓之人」中新聞事件的模特兒（袁志傑與陳良慧）為展覽的主角，作品皆以兩位無姓之人的姓名命名，試圖重新帶出過去隱藏在新聞人物後的無姓之人，其個人的獨特性以及具體的生命景像。然而，藉著將這樣的嘗試再度布置為一種景觀，這個展覽最終向我們提示了，在影像媒介已經從認識的手段轉變為認識的目的的時代，個人總是擺盪於影像作為一種實在以及影像作為一種媒介之間。

無法被命名的人：主體的缺失

「無姓之人」模擬著不同新聞事件主角的動作，以圖片組合或是具有動作連續感的分鏡畫面，將不同新聞事件重構為如同戲劇場景的敘事景觀，並參照著兩位模特兒（袁志傑與陳良慧）的身體形象，將新聞事件中的真實人物轉化為「無姓」的行為者。「無姓」意即「無法被命名」的狀態，暗示著某種匱乏的狀態：無法成為一個具有個性的主體。

「命名」，是一個同時承載著構造著認知與表述的功能，可以說，是一種賦與物質獨特性的儀式。在「新聞」成為一種產業（news industry），以及影像媒介可以大量複製且迅速流通的時代，新聞事件的敘事與視覺再現與接收，已成為被架構於某個主題想像中的景觀圖像，新聞事件中的人物則如同一縷幽靈穿梭在一幕幕的戲劇場景中，被轉化這個景觀圖示的組成符號。透過無法被命名的人物這樣一種，許哲瑜在「無姓之人」中，展現出對於視覺媒介的反思—視覺媒介已不再是一種對現實的再現，而展現為對現實的否定。

無姓之人的反撲？

而在「無姓之人」這個以「無姓之人」為對話對象的展出中，令人立即感受到的是，「無姓之人」事實上是對於現實以及主體的雙重否定，一是對新聞事件人物的否定，二是對這兩個模特兒的否定。在「無姓之人」中，袁志傑與陳良慧不是主體的姿態，而是以他者的形象展現，而在「無姓之人」中，所有的作品皆以兩位模特兒的姓名命名，作品內容包含著個人記憶的展示、告白的錄音、寫給陳良慧的信件以及兩人的肖像畫，彷彿重新填充著兩個個體的空白，使得無姓之人重新被命名，再度成為一個主體。

「尷尬」作為一種主體的狀態

這個展覽充滿著「尷尬」的陳述，無論是在袁志傑的自述或是許哲瑜寫給陳良慧信中，

裡頭充滿自己感到難為情及尷尬的表達，或許我們可以將這種情感表達（袁志傑）或是成為情感表達對象（陳良慧）的方式，視作是一種宣告主體狀態的可能。在〈袁志傑之二〉中，許哲瑜將過去拍攝的袁志傑照片，重新繪製、輸出為巨幅的肖像畫，並於一旁撥放著袁志傑自述拍照的過程，以及被拍攝和在作品中被展示的尷尬，當觀者看著肖像畫中擺弄著奇怪姿勢的巨大身體，並且聆聽著被觀者帶著無奈的尷尬自述，流溢出鮮明的人物形象與情感，反轉了在「無姓之人」中主體被懸置的空白狀態。

命名的徒勞

若僅是將個人記憶的展現操作為還原主體的企圖，這樣的作品似乎簡化了影像媒介以及現實的關係，因此，許哲瑜做了一個具有深意的反轉——讓兩人的影像再次成為一種景觀。〈袁志傑之一〉這個以圖畫組合呈現的作品，再現著袁志傑記憶中的家庭往事，包含對父親的兒時記憶以及爺爺的自縊事件，將其個人生命經驗擺置在觀者面前。然而，在這一系列的個人經驗影像中，袁志傑再次成為了自己生命故事的模特兒，他扮演著記憶中的他自己、他的父親、爺爺與哥哥，由陳良慧則扮演他的媽媽、妹妹以及爸爸的女朋友，且在影像中穿插著過去新聞事件中的模擬素材，使得觀眾看著他的故事時，經歷著人物以及場景上的混亂，而由此產生理解上的窘促。

此外，展場中的兩幅巨幅肖像畫，皆以兩人姓名作為標題的作品，似乎是希望可以讓觀眾「仔細地觀看」兩個人的樣貌，然而，這兩幅畫像卻又都是以模擬新聞事件主角所擺置的身體姿態呈現（陳良慧的肖像是以「無姓之人」中的圖片重新繪製的圖像、袁志傑的肖像是過去為了作為新聞事件主角，所預先拍攝的照片），這樣一來，許哲瑜一方面，以巨大的影像迫使觀者對於兩人的外觀有著鮮明及深刻的印象，另一方面，卻又讓他們以一種他者（而非主體）的姿態，被烙印在觀者的記憶之中。也就是說在「無姓之人」中，袁志傑與陳良慧總是處於既是袁志傑與陳良慧，卻又不是袁志傑與陳良慧，這樣一種矛盾的狀態，撥弄著我們的認識，使得觀者對於主體和現實的辨識及感受，總是處在一種游移與擺盪的狀態，突顯出透過影像媒介實現命名的徒勞。